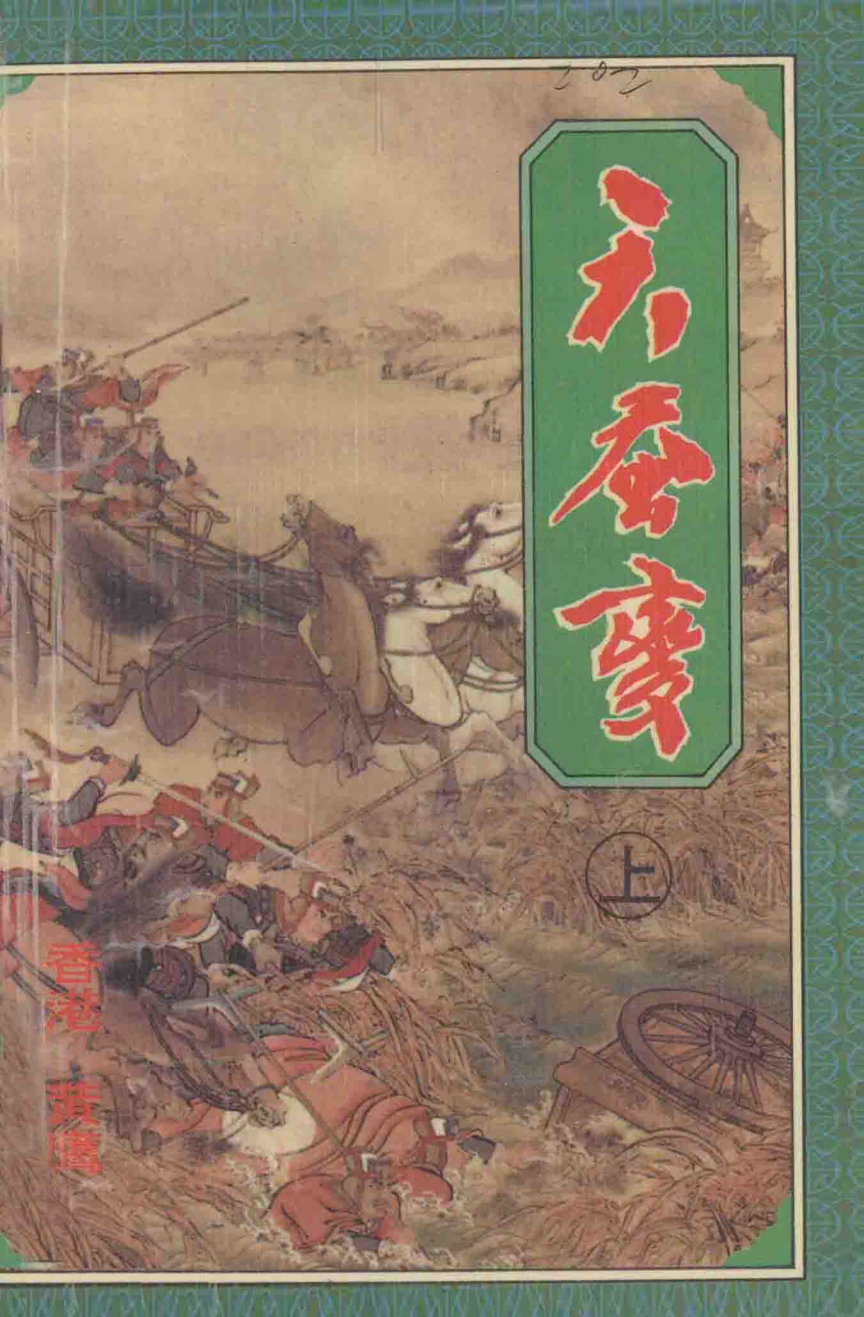


天香樓

上

香江
黃鷹



天蚕变

(上册)

(香港) 黄鹰

花城出版社

目 录

四大高手	林边各显奇能	(1)
武当掌门	接见无敌使者	(28)
饮恨观日峰	北败返武当	(59)
武当传六绝	无敌查伪令	(92)
白衣青年	血洗无敌分舵	(122)
武当战云涌	宾主争上阵	(149)
智换滔天劫	勇救闯山人	(174)
追踪复追踪	北败再北败	(194)
慷慨陈词	野心一图继位	(220)
毒手暗频施	连杀两师兄	(245)
急于为掌门	逆徒暗杀师	(271)
平日负冤屈	同门均发指	(295)
枉将情丝断	空怀觊觎心	(318)

笑傲江湖行	跪地求剑法		(344)
一剑酬一剑	彼此两不欠		(366)
两派相残杀	血溅峨嵋山		(388)
叛徒设陷阱	师尊遭暗击		(413)
真相无可掩	毅然斗无敌		(440)
勇为护花者	义作向导人		(466)
贡使朝贡品	杀手施杀着		(491)
误服雪中宝	重蹈武掌门		(517)
寻求真相白	直捣逍遥谷		(545)
银凤于蹕日	醉汉闯华堂		(572)
半人半鬼现	一步一惊魂		(599)
扑杀傅天帝	饶恕贼独狐		(618)
当年糊涂事	险铸伦常事		(651)
重建三清殿	黑衣人发难		(673)
梵音诵不绝	毒钉似飞蝗		(692)
枭雄悲末路	饮恨玉皇顶		(711)

四大高手 林边各显奇能

红叶舞西风。秋已深。

飞瀑之下，枫林之旁，激流之中一方巨石之上，孤鹤般立着一个白衣人。

白衣如飞雪，这个人的一头散发亦是白雪般飞舞在西风中。

他一头白发，眉毛亦根根发白，可是面上却连一条皱纹也没有，根本就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而双颧高耸，两颊如削，容貌峻冷而肃杀，肌肤简直就像是死鱼肉也似，一丝血色也没有，那嘴唇亦不例外，有如冰封过一样，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铅白色。

最诡异的却还是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狭而长，竟然完全是眼白，冰石也似，仿佛已凝结。

在他的左手，握着一支长逾七尺，名副其实的长剑。

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但剑长七尺，连出鞘也大成问题。

这个人用一支这么长的剑，若不是装腔作势，故作惊人，拔剑必定其快如闪电，剑术也必然别创一格，不比寻常。

×

×

×

激流撞击在巨石上，水珠飞溅，西风急吹，山上的枫叶血雨般“簌簌”飞落。

衣袂在舞动，散发在飞扬，天地间，一切仿佛都在动的状态中。

只有那个白衣人，一动也不动，仿佛与巨石化为一体，远看来，却像是一团烟雾。

静止的烟雾。

风一吹，却像要散为千丝万缕。

他的眼始终睁大，冰石一样的眼珠毫无生气，一些神采也没有。

谁也想不到，好像这样的一双眼睛，竟然会射出闪电一样凌厉的光芒。

目光一闪，白衣人身形亦动，裂帛一般破空声响，人亦如闪电一样射出！

那枝七尺剑的剑鞘同时短了三尺。

剑鞘没有断，只是笔直的没入石中三尺，白衣人身形同时笔直射入半空，剑随亦出鞘，人与剑刹那合成一道飞虹，射向三丈外一片飞舞在西风中的红叶！

剑长七尺，三丈距离一瞬即至，剑尖从那一片红叶当中穿进，穿透青锋三尺！

那一片红叶只是普通的树叶，这一剑如此迅急，红叶竟然没有被剑风激飞，就只有一个解释。——剑实在太快！

所以在红叶还未被剑风激飞之前，经已被剑尖刺入，穿透！

剑刺入三尺，突然又抽出，剑锋完全从叶上脱出的时候，白

衣人身形已倒飞回激流之上，凌空落下来！

他双脚不偏不倚，正好立在原来的位置，右手仍握在剑柄上，剑却已入鞘。

他凌厉的目光亦敛去，木立如故，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风仍在急吹，那一片红叶仍然飞舞在急风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突然随风吹过来。“只不过三月，四弟的剑术想不到竟精进如斯！”阴柔的语声，仿佛很遥远，又仿佛就在咫尺，语声落处，一个人风一样掠遇林梢，落在激流畔，身形竟有如落叶一样飘逸轻盈。

他身材高瘦，一身灰衣，就像是半截枯竹。

身形凌空未落，他鸟爪也似的右手一探，将那一片红叶挟在食中指之间。

那一片红叶也竟然没有被他身形带动，他身形着地，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像是一片飞絮，幽然飘落在地上。

在着地之前，他身上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都仿佛在动，一直到着地，那种动才静止，这个人也才令人有真实的感觉。

他的年纪看来已很大，一脸的皱纹，须发灰白而疏落，根根可数。

白衣人看着他着地，才说出一句话“大哥的轻功又何当不是？”

灰衣人一笑，手一扬，那一片红叶又从他的食中指之间飞出，飞舞在空中！

即时数十点寒芒一闪，才飞起的那一片红叶又落下，落向旁边一方巨石，那之上，赫然已插着七七四十九枝紫蓝色牛毛一样的钢针！

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同时从枫林中走出来，一身彩衣，七

色缤纷。

她的年纪看来好像已不小，但又好像并不大，身材适中，体态动人，眉梢眼角，风情万重。

她走得不怎样快，腰扭得却很厉害，织腰一束，看来随时都好像会断折，可是她虽然这样扭动，始终都没有断下来。

这是折腰步，她梳的也正是堕马髻，看着她，不难就令人想起后汉梁冀那个善作媚态，颠倒众生的老婆。

她的一双右手正在轻掠被急风吹乱了的秀发。

织织素手，光洁如羊脂白玉，就正如她的容貌体态一样充满了诱惑，若不是目睹，又有谁会相信那片红叶上那七七四十九枝见血封喉，夺魄勾魂的毒针，竟就是由这双手发出来？

一扬手，毒针暗器便骤雨一样射出，急动如发自械簧，这种发暗器的手法与暗器的本身一样不可思议。

灰衣人目光落在那一片落叶之上，忽然叹了一口气：“可惜……”

“可惜什么？”那个女人一眨眼睛，笑问，笑语声与她的体态同样迷人。

“七七四十九枝钢针全射在一片飘飞中的树叶上，无一落空，这种暗器手法，相信谁也不能否认是一流的暗器手法。”灰衣人目光仍留在那一片落叶之上。“却只是一流而已，距离登峰造极的境界，还有一段路。”

“要补充什么？”

“变化！”灰衣人目光从落叶离开。“七七四十九枝钢针最少也要蕴藏七种变化。”

“七种变化是不是太多？”

“不多——”灰衣人目光转落在那个女人面上。“在你的暗器射到之前，我的身形最少也能够五变，比起武当派的‘梯云

纵’虽然还不如，但已足以闪开你射来的暗器，还你致命一击。”

“轻功如大哥高明的人幸好不容易，武当的‘梯云纵’以我所知，经已失传。”

“以我所知却没有！”灰衣人目光如惊。“最低限度，我就已看过一个精通‘梯云纵’的武当派弟子。”

“莫非就是那武当长青？”

“正是那青松道人。”

灰衣人又叹了一口气。“梯云纵乃是武当七绝之一，又怎会如此轻易失传？”

“一手七暗器据说也是。”

“也是！”

“比起我的满天花雨又如何？”

灰衣人反问：“你是否也能够一手同时发出七种形状不同、重量不同的暗器，那七种暗器又能够同时击中目标？”

“一手七暗器就是这样的一种暗器手法？”

灰衣人无言颌首。

那个女人亦沉默了下去，一丝笑容却也都已没有。

石上那个白衣人眼中又射出了闪电一样的寒芒，忽然问：“武当的两仪剑法也有方才我那一剑的迅速、准确？”

“迅速准确得多。”

“大哥所说的都是事实？”白衣人冷笑。

灰衣人没有回答，只是笑一笑。

白衣人看在眼里，面色更苍白，也就在这个时候，枫林中又响起了一个声音：“只不知武当的开山刀是否也有我这奔雷刀的威力？”

声落人现，一个红衣虬髯大汉大踏步从林中走出来。

他身材魁伟，有如半截铁塔，右半边身子赤裸，倒提着一

柄断马长刀。

寒光一闪，长刀急落，雷霆响声中，正斩在石上那一片被剑洞穿、又钉满了毒针暗器的红叶上！

红叶也没有被刀风激飞，在刀下变成一分为二，那方巨石亦同时分为两半！

红衣大汉咆哮一声，回刀指天，他的咆哮声亦如雷霆一样，震人心魄。

灰衣人目光一落“好刀！”

红衣大汉大笑。

灰衣人还有话说：“大哥只希望你每一次要斩杀的敌人，都像这方石一样。”

“什么意思？”

“立在那里，等着你一刀斩下来！”

红衣大汉一咬牙，旋身突然向那个灰衣人连砍十三刀！

那个灰衣人仿如未觉，可是刀一到，他枯瘦的身形便飘飞，连闪十三刀，一掠三丈，落在激流中另一方巨石之上。

红衣大汉没有追击，一反手，“夺”的将刀插在地上。

× × ×

“十八年——”灰衣人仰天突然叹了一口气，这片刻间，仿佛已苍老了很多。

那个身穿彩衣的女人追问：“我们的身手比十八年之前如何？”

“好得多，可是与我的理想，仍然有一段距离，就说三妹你——”灰衣人目光一转。“仍然没有信心将那一身彩衣卸下来。”

“我本来就喜欢穿着美丽的衣裳。”那个女人笑听着，笑得

却有些勉强。

红衣大汉接上一句：“大哥莫忘了三妹是一个女人，爱美岂非本就是女人的天性？”

“而且一身彩衣，七色缤纷，对手一见，难免眼花缭乱，暗器正好乘机出手。”灰衣人又叹了一口气。“这却也无疑提醒敌人小心暗器。”

他目光一转，说话又接上：“这些年来，我知道大家都很刻苦，江湖上，现在能够敌得过我们的人，相信已不多。”

“那还等什么！”红衣大汉挺起了胸膛。

灰衣人一笑。“这一次若是再失败，我们以后只怕都没有机会的了，有句话，我本该留在心中，却是又如骨在喉，不吐不快！”

“那就吐出来好了。”

“凭我们的武功还不足以纵横天下！”灰衣人的笑容很苦涩。“我们无疑都已尽了心力，武功只是到这个地步，已不关苦练与否，只因为我们的武功本就是即使再练下去，也不会再有什么进展。”

“那么大哥的意思……”

“也许我们该学习一下别人的——”

白衣人很少说话，这时候突然开口：“武当派的七绝是不是最为适合？”

灰衣人点头。

彩衣女人又笑了起来。“只可惜我们的年纪已实在太太，而且即使我们有这个诚意，又不惜拜在武当门下，也只是一相情愿，人家绝不会答应。”

“那该怎样？”红衣大汉急问。

“要学习别个门派的武功，以我所知，最少有七百种方法。”

“不错——”白衣人接问：“大哥这样说话，相信已经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了。”

灰衣人点头。“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之前已经有人用过。”

其他三人刹那仿佛想起了什么，耸然动容。

“有过一次的失败经验，应该就不会重蹈覆辙，”灰衣人听得有些感慨。

白衣人忽问：“我们之中，谁做这件事合适。”

“谁也不合适。”灰衣人目光再转。“我们的年纪已实在太太，而且凭我们的身份，也咽不下这一口气。”

白衣人白眉一扬，若有所悟：“大哥是要他？”灰衣人一笑。“你说他是不是最合适，最理想的人选？”

白衣人颌首。

彩衣女人媚眼一瞟，“格格”娇笑。“他实在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最少比我要聪明。”红衣大汉居然这样说。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灰衣人语声一落，身形一动，一缕烟般，竟逆着倒滑下来，天河一样的那条瀑布飞掠上去。

红衣大汉将刀从地上拨出的时候，那个彩衣女人经已不知所踪。

“有趣有趣！”他纵声大笑，连声大呼，大踏步往来路走回。

白衣人目送大汉背影消失，一翻腕，将剑从石上拨出，身形接展，飞越激流，掠入枫林深处。

那块巨石即时四分五裂，散落在激流中，激起了无数水花！水花消逝的时候，一切又回复正常。

西风却吹的更急了。

× × ×
清晨。晓色未散，朝雾仍浓。

二十七峰朝雾中迷离，天柱峰更就仰不见顶，整座武当山有如人间仙境。

一声钟鸣，山迴谷应。

在武当山来说，这一声钟鸣，就是表示这一天的开始。

钟鸣不绝，一声接一声，朝雾渐淡，仿佛为钟鸣声击散。

诵经声在紫霄殿消散的时候，武当派弟子亦已经齐集在广场上，练他们要练的武功，吆喝声此起彼落，一群武当弟子赤裸着上身，在练他们的拳术。

他们的动作与呼喝声同样整齐。

再过十数丈，一道高墙的前面，十数个武当弟子在打点暗器。

一个高而瘦的汉子在他们后面逡巡，他的一双手臂同样枯瘦，手掌却阔大得有些异常。他就是武当派年轻一辈中，轻功与暗器练得最好的姚峰。

高墙的前面三尺，插着一个人形的木靶，上面已钉着几枚暗器。

姚峰走过最左的一个弟子，脚步一顿，身形暴射，手一挥“飏”一把飞刀从手中飞出！

刀直飞向那个木靶，急劲之极。

“叭”一声刀飞射在木靶上，整个木靶片片碎裂！

那些武当弟子都应声抬头，都为之一惊。

更惊的却是离木靶丈许，靠墙站的那个人。

清晨的山上无疑是比山下寒冷，可是还不是穿棉袄的时候，

那个人的身上却穿着厚厚的好几件棉袄，甚至手脚亦用厚布缠着，连头也没有例外，只露出一双眼睛，最怪的，却是他上身前后都挂着一块大铁板。

他应声回头，眼旁的肌肉一跳，眼珠子几乎瞪了出来。

姚峰即时道：“练暗器非独要准确、巧妙，而且还要劲。”

目光一转，盯着靠墙站着的那个人。“到你了。”

那个人浑身一震：“我？”

姚峰暴喝：“还呆在那里干什么？”

那个人目光闪动，终于俯身捧起了一块木靶。

姚峰半身一转，接挥手：“击鼓！”

那边的树下放着一个牛皮大鼓，一个赤着上身的武当弟子双手各执林棍，用力的击下。“冬”的鼓一响，那个人便自一跳。

他一跳一跳的跳着，跳到那块为飞刀击碎了的木靶旁边，双脚便似乎软了。姚峰随即大喝一声：“开始！”

语音一落，那十数个武当弟子立时将手中暗器射出去。

“搜搜”声立时大作，有些暗器钉在木靶上，有些往那个人身旁射去。

他们的暗器各异，身形手法也不同，或摔腰，或蹲身，或凌空拨起，但看来都不大准确，捧着木靶的那个人看来随时都会有可能被他们射杀在暗器之下。

幸好他穿的衣服够厚，前胸后背要害还挡着老大一块铁板。

他当然不是一个疯子，却简直就是一个活靶。

在练习暗器来说，活靶无疑是比死靶困难，死靶练好了，才有资格练活靶。

那些武当子弟已经有了这个资格，却还是第一次练活靶。对他们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那个拿木板当活靶的人来说，却就无趣得很了。

那个击鼓的武当弟子也不知是否故意与他为难，越击越急。“冬冬”鼓声中，活靶左右急急的移动，那七个武当弟子的暗器也就更快更密了。快密且强劲，却听，“当当当”七声，七枝透风镖先后打在铁板上。

“笃笃笃”之下，活靶的左肩随又插上三枝袖箭。

这一阵“笃笃当当”之声，听来居然还悦耳，击鼓的不由失笑。

那些弟子亦笑了起来，暗器齐发，目标却都变了是那个活靶。

叮叮当当之声立时大作。

活靶也看出是故意如此，外露的双睛现出了怒光，脚步一顿。

“你们这算是作甚？”活靶这句话才出口，一蓬暗器就飞来。他双手一沉，忙将木靶挡住了面门。

那些暗器竟然一枝也没有射在木靶之上，全都以他为目标。

叮当之声不绝於耳，暗器射在铁板之上溅开，打在他身上的，却都钉在衣服之上。击鼓的大笑。“谁叫你停下来的，再不走，保管将你射成个刺猬！”说着鼓棍一阵急擂。

那七个弟子听声暗器乱飞。

活靶慌忙又奔跑起来，这一次他跑得特别快，可是那些暗器还是乱落在他的身上。那七个弟子的暗器手法这片刻之间，竟然会变得如此笨拙，这当然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他们练的分明已不是木靶，变了是人靶。

叮当声响中，嬉笑此起彼落。

姚峰非独没有喝止，而且大笑起来。

“不干了！”他气冲冲的将木靶摔在地上，反手撕下了缠在头上的厚布。厚布后是一张很年青的脸孔，不太英俊，却绝不

难看。

他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湿透，豆大的汗珠正从额角滚下，这个天气穿着这许多衣服，实在不好受。

他一脸怒意，盯着那七个练暗器的弟子，冷不防姚峰夺过一枝鼓棍横裹挥来，击在他胸前那块铁板之上。

“当”一声巨响，活靶吓了一跳，众人却失声大笑。

棍一挑，接指活靶：“云飞扬，你说不干什么？”

活靶穿着虽然很滑稽，模样却一些也不滑稽，就像是他的姓名一样。

“不干这暗器靶子！”他吼叫。

“你不干谁干？”

“这个我不管。”云飞扬随即解下那两块铁板。

“你忘了二师兄怎样吩咐了。”

“二师兄只是吩咐我捧着木靶帮助你们练习暗器，不是吩咐我做你们的暗器靶子。”

“人有错手，暗器偶然打在你的身上，在所难免。”

“你们是故意尽将暗器往身上招呼，莫以为我瞧不出。”

“好，你是决定不干的了？”

“不干！”

云飞扬转身便要走。

姚峰一偏首，那些弟子立时拥上前，将云飞扬围起来。

云飞扬霍地迴过身来，“要怎样？”

“好哇，小杂种，倒要看你凭什么这样子神气？”一个弟子伸手便要揪住云飞扬。

云飞扬面色一变，“你叫我什么？”

“小杂种！”那个弟子一把揪住云飞扬的胸襟。“难道叫错了？”

云飞扬面色一变再变，正要发作，姚峰已接上了说道：“你不干，大家练不了暗器，二师兄怪罪下来，有你好看的。”

“我这就去找二师兄说清楚。”

“好，大家一起去，莫教这小子搬弄是非，将责任推在我们头上。”

“去！”那个揪住云飞扬胸襟的弟子便待举步，云飞扬即时一拨他那双手。“先放手！”

那个弟子应声松手，却反手一把掌掴在云飞扬的脸上。“在这里，谁叫你大呼小喝！”

云飞扬面色大变。

正当此际，一个声音突然从旁传来，“你们有暗器不练，吵吵闹闹的在干什么啊？”

众人应声望去，一个魁梧的大汉正从那边走过来，正是他们要去见的二师兄谢平。

云飞扬即奔前。“二师兄……”

谢平目光一落，一皱眉：“又是你闹事？”

云飞扬回手一指后面众人。“他们几个人……”话才说到一半，他的手已被谢平拍下，接叱道：“无礼！”

云飞扬抚着被拍痛了的手。“他们……他们……”

谢平又打断了他的说话。“他们在欺负你，是不是？”

云飞扬点头，还未说什么，谢平已反手给他一巴掌。“你算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

云飞扬被打得怔在那里。

谢平“哼”一声，“每天总要听你好几次这种说话，难道整个武当山的人都跟你作对？”

云飞扬没有作声。

谢平这才问那些师弟“到底是怎么回事？”